

轻启心扉系列

千帆过尽

SPICKS AND SPECK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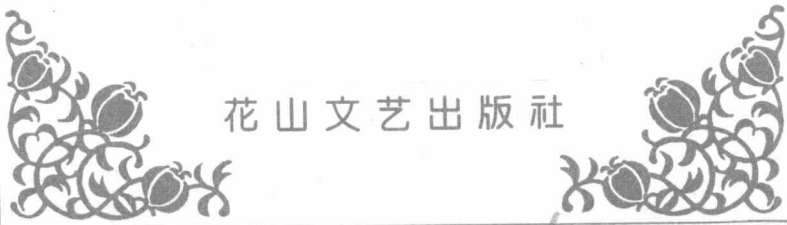
[台湾]云枫 著





千帆过尽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轻启心扉系列

千帆过尽

〔台湾〕云枫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6.25 印张 13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

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—20,000 定价:6.00 元

ISBN 7-80611-074-7/I · 058



蓦地一阵冷冽刺骨的寒风，令刘小绮不得不拉紧衣领。她伸手正要按铃，门先开了，看见韦淑卿怒气冲冲地自屋内冲出来，提着一个旅行箱，好像要出走的样子。

“淑卿，你怎么啦？要上哪儿去？”

“反正他也不关心我，我还是走远一点。”

韦淑卿满面怒容，气得腮帮子鼓鼓的。

“又吵架了？”

“这次我非走不可。”

韦淑卿咬牙切切，避开刘小绮再度欲询的目光。

“何苦这样？”

“小绮，我走了之后，智鸿就麻烦你了。”

“淑卿，你要多考虑。”

韦淑卿坚定地，头也不回地踏出门外。

“淑卿……淑卿……”

任凭刘小绮嘶喊，也唤不回韦淑卿，只见她拦了一部计程车扬尘而去。

刘小绮无奈地靠在门墙上，淑卿一走，丢个“烫手山芋”给她，令她不知所措。

淑卿和轩文本是对恩爱的夫妻，曾几何时，闺房起勃鸡，开始怒目相向。轩文是个温文有礼的人，拌不了几句嘴，就不理会淑卿，径自雕琢去了，徒留絮絮不休的淑卿在原处狮吼。

其实淑卿长就一副鹅蛋脸，细致的鼻，再加上秀气小巧的嘴，配合了瘦挑的身段，应该属于柔弱型的女子。但是，美丽的双眼却常常流露出盛气凌人的神情，以致于破坏了她姣好的脸庞。

轩文是个专业雕塑家，需要安谧的空间，需要充裕的时间，更需要灵感的创作泉源，所以并不希望动辄耳闻嘈杂尖锐的女人声。

或许是淑卿的刚强、唠叨，让轩文的耳根不能清静，干脆来个不理不睬。日久成怨，战火就愈演愈烈了。

“唉……”

她深深叹息着，她不常来这里，来，不过是为了公事。然而，老碰到他们夫妻俩反目，让她这个调解人深感为难。

像今天，淑卿负气出走，叫她不知如何收拾残局了。

转身步进屋里，走向工作室，深吸一口气，举手敲门。

心里有着一丝不安的跳跃，她不常来这里，其实还有一

个原因——她喜欢轩文。每当想起来心里就像是小鹿乱撞，尤其见到他时更甚，而这点一直是她所压抑、自我控制着，深怕稍有疏漏，便被人发现。

就因为层层自我封闭，所以轩文和淑卿都不曾发觉她的心思，只把她当好友看待。

“咿……”门开了。

轩文的脸出现在眼前，她佯装神情自若地，一如平素关切的神情。

“我刚才在门口碰见淑卿气冲冲地出去了。”

“随她去吧！我早就司空见惯了。”

轩文一副悠哉样，毫不为这件事着急。

“不行呀，淑卿提了皮箱，好像准备离家出走。”

“提皮箱？离家出走？哼，如果她真要这样，我也认了。”

轩文一听，无动于衷地挥挥手。

“轩文，你怎么这样？她是你太太！”

“你在提醒我的身份吗？”他凄然失笑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小绮，淑卿如果有一颗像你一般善解人意的心，那我就会是个幸福的男人。”

说完，轩文执起她的手，轻轻地抚握着，凝视着她。

她没料到他有此动作，想抽回，却动弹不得，被握得紧紧地。

“我忘了你这双雕刻的手是很有力的。”她讪笑着想缓和这种尴尬的气氛。

她的心怦怦地跳着，有点无措，更夹着丝丝喜悦。

“小绮，你是那么美丽，全身洋溢着迷人的气息，真是叫人倾心。”轩文轻柔地赞美着，欣赏她婀娜多姿的体态。

她刻意地回避轩文散发出来的热情。

“轩文，我在说淑卿出走的事，你干嘛提我？”

“她，我已看腻了，说腻了。你，却不同……”

他轻轻抚娑她的脸颊，她有点惊慌之喜悦，但，自制的念头叫她拉下他的手。

“轩文，不可以这样子，你应该把淑卿找回来。”

“找回来再和我吵架？不了，我已经厌了。”

“轩文……”

“小绮，你不要一直提她，听听我想说的。”他截断她的话。

“你……想说什么？”

石轩文深深地望了她一眼，将她拉向自己。

“你一直是我工作上的好伙伴，红粉知己，为我举办展览，不遗余力。可是，你知道我内心更渴望什么吗？”

刘小绮望着他深邃多情的眼底欲诉的秘密，有着害怕，也有着盼望。原来，他也和自己一样有那种感觉。原来，他也一直在克制自己情感的宣泄。

“我……不知道。”她娇羞地低首。

他抬起她的下巴。“自从你舅舅引介我们认识后，我的心底就时时浮着你的影子。”

“每当你一来，就更加深我对你的爱意。但是，我的婚姻关系，我的身份，都不容许我对你表白。”

轩文诚挚地阐述自己的感情，是那么的真切，令她动容。

她也想剖白自己，但是理智却克制她不能轻易透露自己的心思。

“现在也不适合。”她刻意提醒他。

“不，淑卿这一走，更让我鼓足勇气向你表白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”

“什么决心？”

“我要跟她离婚，我要……”

“不……”小绮制止他再说下去。

她看着他多情的眼眸，挺直的鼻梁，宽阔的嘴，不折不扣的一个美男子。她何尝不想投入他怀中？可是，站在女人的立场，她若那样做，就是欺侮了淑卿，再难听一点，也等于欺骗了淑卿，除非他真的已离婚。但，她也不愿他离婚的原因是因为她的缘故。

她不愿当第三者介入，这就是她始终保持友谊的姿态，而淑卿也一向信任她。她不能做出对不起淑卿的事。

“轩文，你冷静点，我们已不年轻了，不能冲动行事。”

“我们也不老啊，我四十，你才三十。我们的兴趣是那样的相近，认识你之后，我才发觉到你才是我应该选择的女人。”

“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你现在是在迷惑我，还是你自己迷惑了？”

“小绮，不要这般讽刺我，你应该知道我是真心的。”轩文有点无辜状。

“轩文，我知道你从事艺术，情感比较丰富，说话也感性，然而我的职业需要我冷静。”

“你不要跟我讲冷静，我向你表白内心的感情，也是经过

冷静思考过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

“你想告诉我，你冷静，你对我一丝情感也没有……”轩文颓丧地。

“不，我……”小绮急切地辩解。

“那是你不喜欢我？”

“我……”她嗫嚅地，叫她如何说呢？天啊，眼前的男人是她所喜欢的，而她却不敢开口也不愿承认，只因为……

“还是你不能接受？”轩文迫切地想知道答案。

她终于承认了。

“应该是吗！我想我不能这样接受你。即使我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轩文等待地。

她转移了话题：“轩文，我想，你应该重新改善一下和淑卿的关系。你们两个感情的好坏，不应该牵涉到我，况且，你们之间还有智鸿，淑卿走的时候要我照顾智鸿，我想我没这个能力。”

“不要拿智鸿来压我。”他深皱眉心。“小绮，你不但自主，而且冷静，我的话似乎感动不了你。”

“不是感动不感动的问题，是我应不应该做的问题。”她强制自己内心澎湃的情绪。

“唉，长得俊，长得潇洒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喜欢的女人都拒绝我，天涯海角何处寻知己？”

轩文的自怨自艾令她心痛。虽然他大她十岁，却有一颗赤子之心，感情丰富得流露于形外，这样的男子，居然和妻子格格不入，到底症结在哪里？她即使想探索也无人可解，因

为他们夫妇都不说出原因。

“轩文，你是那么感性的人，为什么不用这种方式对待淑卿？”

“无情对面不相言啊！”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“小绮，你若真是我的知己，就应该能体会我的心情。”

“我是你工作上的知己，不是情感上的。”她咬着嘴唇，言不由衷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逃避我？”轩文有些痛楚地。

“轩文，等你和淑卿之间有一个结果再谈其他吧！现在她人不在，智鸿没人照顾，我会暂时替你雇个奶妈。”

她不能要求轩文和淑卿做个了断，她不是自私的人，她不能为了自己的感情而去怂恿他做任何事。轩文必须要去面对自己婚姻不和的真正因素，事情总该有个完善的处理方式。

“小绮，没想到你比我想像的还要镇静沉着，你有女人的柔态，也有男人的魄力。”

“轩文，你是男人，更应该要有魄力。”

“小绮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哦，不，不，轩文，别误解我的意思。你和淑卿的事我绝不过问，也无权插手，你应该自己解决才是。”她急辩道。

说完，她像做错事的小女孩，狼狈地逃离开石家。

回到南京东路的文物展示中心，刘小绮才发觉为了跑去找石轩文，竟然连正经的公事都忘了谈，一味地和他在情字上打转，赶走了素向的冷静，是因为轩文打动了她的心吗？

而她一直在压抑着，压制自己想倾诉的情愫，也因而隐藏了外表的感情浮动。

她不晓得要压抑多久？要隐藏到何时？她只能尽量克制自己不使它爆发，而轩文已经嗅出她浮动的情绪，以后，又该如何面对他呢？

她不敢期待什么，把爱慕他的力量转移到工作上吧！她命令着自己。

但是，轩文毫不保留地披露他内心的感情，倒叫她为难。她以为隐密在心坎里的那份情永远不会有人发觉，谁知轩文主动先剖白，她反而退缩了，是她痴傻，还是真的冷静，甚至冷血？

是这样的吗？她自问着。

不，不，她要求完美，在艺术品上是如此，对人亦然。轩文目前的身份，达不到她所谓的完美标准，宁愿将它搁在心头。

这份秘密，本来在精神上、心理上有着偷偷爱恋的甘甜和无奈，现在，她发觉这份甜蜜竟变成苦楚了。

拿起电话按着键，忽然有种艰涩的感觉。以前在电话中和轩文讲话，可以怡然自若，如今，反而沉重起来了……

一件事情的变化，往往影响到人的处理方式，尤其是情爱；她突然兴起畏惧、想逃避的念头。

“呵，你这女人，想要又不敢要，外表坚毅，内心脆弱，真是没用！”她内心自嘲着。

没人接。她如释重负地放下听筒，感到自己有临深渊、履薄冰的忐忑心情。

怎么会这样？她居然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
她在工作上，一向应付自如，这下子，轩文和她之间反成了难题，是幸或不幸，她也感到茫然。

“刘姐……刘姐……”

她大梦乍醒似地回过神来，原来是助理方屏在叫她。

“什么事？小屏。”

“关彦国说明天早上要来和你研究有关玉展的事，希望你能等他。”

“哪有男人做事拖泥带水，讲话这么不干脆？开个玉展一延再延，一点魄力都没有！”

“他说这次会跟你敲定日期。”

“她哪一次不是这么说！结果呢？每次都黄牛，我没看过像他这种男人。”小绮一说到关彦国就一肚子恼火。

方屏摊开两手，耸耸肩，想笑又不敢笑。

“瞧你，要笑就笑出来，何必憋得那么难看？”

“哈，刘姐，我看啊，没有一个男人能符合你的标准。”

“啐，瞎说，你知道我的标准是什么？”

“除了高大潇洒，彬彬有礼外，还要细腻周到，体贴入微；当然，还要多金，才能成就刘姐的事业。”

“你得了吧！我现在已经有事业了，还成就什么？”

“哎，扩展事业嘛！有男朋友的财源做后盾，刘姐可以好好地发挥特长。像你这样美貌又有才气的女子，应该是个女强人！”小屏头头是道地称赞她。

“哟，小屏，好嘴甜得搔我背了。我可不想做什么女强人，虽然现在社会风气大开，商业上杰出的女性多得很，但在男

人的眼中，还是不喜欢女人的地位爬得比他们高，这是一种心理障碍，你懂吗？”

刘小绮笑睨着方屏，这初出茅芦的女孩，正值豆蔻年华，对前途有着一片憧憬与野心。

当年，她也有这样的心情，可是，岁月无情的流逝，除了增添皱纹痕迹外，心境愈趋成熟。她已没有少女时代的冲动了，至于冲劲，在事业有成的今日，野心勃勃的念头亦随艺术品味的自我满足而冰冷下降。

“我不太了解，我只想趁年轻多发展自己的空间，没有大成就，也要有小成就。”小屏脸上焕发出一股前程似锦的朝气。

“我是过来人，能了解你现在的想法。小屏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终有一天你会心想事成的。”

她不反对小屏的企图心，反而赞成鼓舞，期望小屏有朝一日能达成理想目标。

“哎呀，我想起一个人，最适合刘姐啰！可惜，他已经‘使君有妇’了。”小屏心血来潮地说。

“你又在‘乱点鸳鸯谱’了。”小绮摇头失笑。

“真的，刘姐，你别小看我，我眼能观，耳能闻，心能思，绝对错不了。”

刘小绮看方屏一副胸有成竹样，不禁啼笑皆非。方屏在这里宛如一粒开心果，常常逗人发噱，也是解闷的万花筒。

“我看你不仅这样，除了四肢能动，鼻还更能嗅哩！像……像一只猫咪或可爱的跳跃动物……，你说，是什么？”

刘小绮笑着糗她，方屏不依地哇哇叫起来：

“好呀，刘姐，你把我形容成小狗，我……我辞职不干了，

免得下次再被你糗。”

方屏故作声势，转身欲离去样。

刘小绮笑岔了气。“小……小屏，和你开玩笑的，别生气。”

方屏转身。“我怎么舍得走？这里环境幽雅，刘姐又对我这么好，走了实在划不来。当然啰！如果别的地方有高薪的话，那我就得考虑。”

方屏一副嬉皮笑脸状，可爱的促狭样，令她发不起脾气来。

“好了，闹够了，小女孩，可以正经地做事了吧！”

“刘姐真的不想听我的答案？”小屏神秘兮兮地靠过头来。

“好吧，不让你说，你是不会称心的。说吧！”

“那个人……就是石轩文……”

当方屏说出石轩文三个字时，刘小绮的笑容忽然僵结在脸上。

方屏看到刘小绮的脸色微变，赶紧赔不是。

“刘姐，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吗？”

刘小绮不便责怪她，况且小屏说得没错，只是自己不愿承认。

方屏在刘小绮凝重的表情下，被挥手请了出去。

方屏离开办公室后，刘小绮不自禁地将身子埋进皮质的大办公椅内。

沉闷的心情被方屏活络起来，瞬间又似乎被她用块石头沉沉地压住。

盯着墙面上的油画，刘小绮的心思又浮动起来……

“不要，不要，我要妈妈……”

七岁的智鸿，不停地哭闹，刘小绮和新来的奶妈则在一旁频频劝哄着。

“智鸿不哭，智鸿乖，妈妈去很远的地方暂时不会回来了，这位莲姨会像妈妈一样照顾你，疼你的。”

智鸿一边跺脚一边流泪，摇晃着刘小绮。

“妈妈去哪里？妈妈去了哪里？为什么爸爸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们都不知道妈妈去哪里？智鸿要听话，莲姨会煮饭给你吃，陪你睡觉。”

智鸿哭累了，闹够了，小小心灵知道哭闹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妈妈，于是抬起眼，用手背擦拭脸颊。

他不置信地瞧着刘小绮和徐素莲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徐素莲捱过身来搂着智鸿。

“可是爸爸这几天都叫我自己睡。”智鸿嗫嚅地道出近日的心情。

“他都不太理我，阿姨，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？”

刘小绮听了有点愕然，轩文会这样吗？他看起来那么斯文，对小孩，应该也很温和才是呀！

“可能爸爸太忙，智鸿也长大了，所以爸爸才要你独立一点。”

刘小绮只能如此安慰智鸿幼小的心灵，她记得前两年刚认识轩文时，她对智鸿和淑卿都很好呀！半年之后，才开始逐渐耳闻轩文夫妇的争执。

而现在，这个家好像要开始分裂瓦解了。

“噤……噤……”

走路的声音从庭院传来。

“噫，是爸爸回来了。”智鸿对父亲仍有一股欢欣的心情。

石轩文走进客厅，看到家里多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，疑惑地侧头看着刘小绮。

“轩文，这是我请来的保母，是我家的邻居，她先生刚过世，独居一人，生活较贫苦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，叫什么名字？”轩文听懂了小绮的心意。

徐素莲报上姓名后，石轩文端详了一会儿。

这女人长得一张平顺的脸，但还算秀气，有着丰腴的身材，略嫌胖，年纪约莫三十七、八，瞧来温柔却又世故。

“你有多少年经验了？”

“三年，都帮邻居的忙，这次跑得较远。要不是刘小姐介绍，我还不想来呢！”徐素莲微笑地。

“薪水我不会少给你，你只要照顾好小孩及打点家里的一切，不要让我烦心就好了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老爷。”

“老爷？呵，我第一次被人叫老爷，挺新鲜的。不过，我有那么老吗？”轩文自我调侃起来。

“你虽然没那么老，但也不年轻喽！”

刘小绮顺口也凑上俏皮话，并走向他。

石轩文却看着徐素莲。“我应该叫你什么，徐妈，太老了；徐嫂，又太俗气，叫……叫什么比较好？”

“我看你叫她素莲好了，我都喊她素莲姐，但你不比她小，就直接称呼名字，比较不见外。”刘小绮打圆场提议道。

“女人的话就像一道圣旨。”石轩文回过头笑睨着她。

“你的意思是把所有女人的话都当圣旨？”

“不，要看什么女人，就像你，我才会。”

“我哪有那么大的影响力？”

刘小绮微笑地望着石轩文，却接到他投来的深情目光，急忙别过头去。

“素莲，你带智鸿去洗澡，我和刘小姐还有事商量。”石轩文藉词遣开他们。

刘小绮心中了然，不便表示，默默地跟着石轩文进入工作室。

一进门，她看到工作台上有个石雕人体雏型，感觉新奇讶异。

“咦，你一向不是只雕动物及抽象表态，几时兴起人体雕塑？”她不断地左右端详。

“是你给我的灵感，我想雕一个半身的你。”

她好感动，他真的对她用情。

石轩文靠近她，在她耳际吹气讲话，撩搔她心中浮动的情欲。

她按捺不住：“不要！轩文，说话留点距离。”

“你怕我侵犯你？放心，小绮，你的话就如同圣旨，未经允许，我不敢造次。”

石轩文款款深情却又正经地表明：

“那天，你走后，我考虑了好久，你是跟别人不同，而我也不会用强行的手段来得到你。那样子，反而会让你失去你。”

“轩文，你不但感性，也很理智。”刘小绮心中觉得感动。